

“口水”词及其派生义*

黄树先 张 倩

[提要] “水”是斯瓦迪士“百词表”里的核心词,“口水”是“水”的下位词,均是语言里很重要的词语。“口水”会派生出诸如“胡说、糊涂”一类的派生义。本文以汉语为依托,借助汉藏语比较、词义比较,对“口水”概念场的词义演变进行探讨,对语言的历史比较、具体语言词义的梳理,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 “口水” 汉藏历史比较 比较词义 语义类型 词义演变

“口水”是语言的基本词,可以派生出新的词义。“口水”派生出的词义,有的比较显豁,一眼就可以看出与“口水”有语义关联;有的却比较隐晦,不易索解。在汉藏语比较的大背景下,运用跨语言的词义比较,可以对“口水”派生出来的系列词义进行梳理和解释。

一 汉语“口水”词的历史比较

(一)“口水”与“水”

斯瓦迪士的“百词表”里有“水”,“口水”可以隶属于这个概念,作为其下位词。事实上,“口水”跟“水”可以用同一个语言形式。如,英语 water,名词“水;分泌物(如泪水、唾液、尿、汗等)”,动词“流口水(如, The boy's mouth watered for ice cream. ‘那男孩由于想吃冰淇淋而流口水。’)”。又如,汉语“沫”,《玉篇》:“沫,水浮沫也。”又指“唾液”,《庄子·大宗师》:“相濡以沫。”再如,“灋”,复合词“灋灋”,古书“灋灋”连文,“水之小声”。《高唐赋》:“巨石潺潺之灋灋。”注引《埤苍》:“灋灋,水流声貌。”段玉裁疑《说文》本有“灋”篆,解说当作“水之小声也。从水,鬲声。”见“灋”字注。“灋”也指“体液”,《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阴气者,病必入中,出及灋水也。”正义引顾野王说:“手足,液;身体,灋。”后世语言“灋”指“口水”,汉语江淮官话、吴语、湘语“口水”说“谗”;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又说“谗水”,吴语叫“谗唾”,或作“谗吐”(许宝华、宫田一郎 1999:6234-6235)。

“口水”跟“水”可以共用一个词,同亲属语言进行比较,亦可以证明汉语“液”“熬”是共有“口水”与“水”义古老词语。如,印尼语 riak “波纹,涟漪;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印度尼西亚语言文学教研室《新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编写组 1997:542),riak 正对应汉语“液”*laag(本文采用郑张尚芳(2013)的古音体系)。“熬”*sɦru > *rju,《说文》:“熬,顺流也。”《广韵·之韵》:“熬,涎沫也。”此字疑来自“水”。“熬”可对应缅文 rei、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首届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项目“汉藏语基本词词库建设(2018VJX074)”阶段性成果。

门巴语 ri “水”。邢公畹(1999:191-192)说,侗台语的“口水”,傣雅语 lai²,西傣语 lai²,德傣语 lai²,泰语 lai² < *ml/r-; 泰韵武泰切的“沫”字,当入上古微部,可以对应汉语“沫”。

“口水”也跟“黏液”共用一个词语。如,西班牙语 baba “口水;(蠕虫分泌的)黏液;(植物的)浆液”;葡萄牙语 baba “口水;(动物的)黏液;(植物的)浆液;[转](马等牲口咀嚼时嘴角上的)白沫;[转]污秽;[巴西,口]甜言蜜语,口才”。又如,汉语黄陂话“涎”,是“口水,唾液”;“涎子”,指“虫、鱼等身上的粘液”,也指“抹布、衣物在水里浸泡时间长后产生的粘液”,还指“母牛等发情、交配时流出的液体”。

(二)“口水”与“吐(口水)”

黄树先(2012a:363)《比较词义探索》“痰与喀”条指出,“痰”与“喀”可以共用一个词。如,印尼语 dahak “痰”; ludah “口水,唾液”; meludah “吐唾沫,吐痰;吐出(口水)”。印尼语 -hak 可能对应汉语“喀”。“喀”是动作,喀出来的液体是“唾沫”,语义有联系。王力(1982:436)说,“唾(唾)、吐”歌鱼通转,是同源字。其他语言里,这种词义演变模式也很常见。如,英语 spit, 动词“吐(唾液等)”,名词“唾液”;德语 expectorieren 是动词“咳出;倾吐”,Expectoration 为名词“痰”;汉语“唾” *thools, 是“口水”,也是“吐出(口水)”,《说文》:“唾,口液也。唾,唾或从水。”郑张尚芳(2006:3)拿藏文 thu “唾沫”对应汉语“唾”。柯蔚南(Coblin 1986:138)也有同样的比较。

汉语表示“口水”的词,最常见的是“涎” *ljan,《说文》作“次”:“次,慕欲口液也。从欠水。”段注:“俗作涎。”施向东(2000:91)拿藏文 zlan “涎”对应汉语“涎”字,是可信的。

二 “口水”词的语义演变

通过历史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汉语以及亲属语言里的“口水”词,大多是古老的词汇,也是语言里很常用的词语,可以派生出许多新的词义。

(一)“口水”与“羡慕”

“口水”发展出“羡慕”义,“口水”与“羡慕”的语义联系显豁,比较容易理解。黄树先(2012a:364)“羨与羡慕”条,讲了“口水”与“羡慕”的语义联系。《说文》:“羨,贪欲也。从次,羨省。”段注:“《大雅》:无然歆羨。毛传云:无是贪羨。此羨之本义也。”是段玉裁谓作“羡慕”讲的“羨”,来自作“口水”讲的“次”。“次”字派生出“羨” *ljans,《关尹子》:“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泪出,心愧物汗出。”王力等(2000:589)说,“涎羨”两字均为邪母元部,是同源字。可用印尼语作证,如,liur (=air liur) “唾液,口水”,be(r)liur、meliur “流口水,垂涎”,terliur “垂涎,非常想吃”; iler “唾沫,口水”,mengiler “流口水;垂涎三尺”; ngiler “流口水;垂涎,羡慕”。印尼语 -ler 与汉语“涎” *ljan、“羨” *ljans, 音义对应整齐,应是“华澳语系”的关系词。-n~ -r 尾交替,在语言里很常见。

另,西班牙语 babear “流口水;[转,口]迷恋(一个女人)”,baboso “好流口水的;[转,口]好向女人献殷勤的”。汉语黄陂话“涎”即“口水”,也有“黏糊,纠缠、贪婪地盯着,试图得到”等义。

(二)“口水”与“美味”

过分爱慕,就是“垂涎”。如,汉语说“垂涎三尺”;英语 drool “流口水;[喻]垂涎,过

分地表示兴奋”，*slaver*，名词“口水”，动词“垂涎；奉承”；西班牙语 *babear* “流口水；迷恋（一个女人）”，*baboso* “好流口水的；好向女人献殷勤的”；葡萄牙语 *babar* “流口水；迷恋”，*espuma* “唾液，唾沫；泡沫；一种甜食”。好吃的东西易让人流口水，汉语的“口水鸡”，无非是说其美味无比，叫人直淌口水。这应该是从“羡慕、垂涎”义发展而来的。

上面这些引申义比较明显，容易看出派生关系。有些语义则比较隐晦，下文分别说明。

（三）“口水”与“胡言”

“流口水”表示“胡说八道”，在语言里是很常见的。如，英语 *drool* “流口水；[喻]垂涎，过分地表示兴奋；胡说八道”；*drivel* “[古]流口水，流鼻涕；说傻话，讲幼稚无聊的话；蠢话”；*slaver*，名词“口水；傻话，胡言乱语；奉承，恭维”，动词“流涎；垂涎；奉承，恭维；流口水弄湿（或弄脏）”；*slavery* “[古]流口水的”；*slobber*，名词“口水，口中溢出物；过分动情的话（或情绪）；语无伦次的话，口齿不清的话”，动词“流口水；（吃东西时）口中溢出食物；感情迸发，情不自禁地说（如~ *ecstatically over sth* 惊喜若狂地对某事喋喋不休）；流出口水；以口水（或口中溢出物）把……弄湿（弄脏）；口齿不清地说（唱）等”；*slobery* “流口水的，食物从口中溢出的；弄湿弄脏的，泥泞的；感情迸发的，过分动情的；马虎的，懒散的”。又如，德语 *sabbeln* “（不停地抢着）说废话；流口水”；葡萄牙语 *babar* “流口水；迷恋；口吃地说；糊涂”，*expectorar* “咳出，吐出（痰）；[转]（激烈地）说出”。我们仔细观察，就能看出由“口水”派生出的跟“话语”有关的意思，大多是“随意说、不停地说、抢着说”，总的意思是“胡说，信口开河”。我们重点来看汉语的材料，“胡说、谗言”也跟“口水”有语义关联。这种语义上的关联，学界关注不够。

1. “涎” *l'aan，徒干切。“涎”，“口水”义，一般写作“涎”，郭璞《江赋》：“喷浪飞涎。”李善注：“涎，沫也。”刘良注：“涎，口沫也。”“涎涎”，谗言的样子，《后汉书·梁鸿传》：“竞举枉兮措直，咸先佞兮涎涎。”注：“涎音延，谗言捷急之貌。”“谗言捷急”，言人坏话张口即出。又作“叹息”讲，《说文》训“语涎叹也”，《玉篇》及《广韵·寒韵》并谓：“涎，叹也。”徐锴谓“涎，谩也。”“谩”就是“胡说”。段注：“郭注《尔雅》假为次字。”古籍里的假借，多是同音字，在语言里，同音可有语义上的关联。这就表明，“涎”是“涎”，来源于“口水”。

2. “诞” *l'aanʔ，徒早切。“诞”，“言语虚妄，说大话”义，《说文》：“诞，讟诞也。从言，延声。”段注谓：“《释诂》、毛传皆云：诞，大也。”段氏以为“诞”来自“大”，是没有理清“诞”的语源，其说值得怀疑。从语源上看，“诞”应该自“涎”义来。“诞”是“大言”，《汉书·郊祀志上》：“言神事，如迂诞。”注：“诞，大言也。”其“诞生”义可能来自“出来”。潘昶《册魏公九锡文》：“诞生丞相。”吕向注：“诞谓生也。”参见黄树先（2012a:364）“痰与喀”条。“诞”的“荒诞”义，下文再讨论。

3. “灑”，文献说“灑灑”，“水声”。“谗”是“说人坏话”，《庄子·渔父》：“好言人之恶谓之谗。”“馋”是“贪吃、贪婪”，《易林·需之解》：“染其鼎鼐，舌馋于腹。”可能都是从“口水”发展而来的。不少地方的汉语方言中，“口水”仍说“灑”，发展出“贪吃”义，字多写作“馋”。

（四）“口水”与“糊涂”

痰是由肺泡、气管等分泌出来的一种粘液，是人体液体代谢障碍所形成的病理产物。一般人痰量比较少，当人体患病，痰可能大量增加。古人认为痰是迷乱之源，汉语说“痰迷心窍”。疯癫、精神错乱均与痰有关。“痰气”是中医术语，既指中风，也指精神病。汉语“痰”

跟“疯癫、呆傻”也有关系。与此相关，意大利语 *flemma* “痰，痰液（古生理学所称四种体液之一，能使人迟钝）；冷静，冷漠，缓慢；（酒等蒸馏后的）废液”，*flemmatico* “（古生理学中的）由痰引起的；冷静的，冷漠的，不动感情的”；葡萄牙语 *babar* “流口水；迷恋；口吃地说；糊涂”。

“诞”来自“口水”，派生出“胡言乱语”，上文已讨论。“诞”尚有“放诞、放肆”义，如，《左传》昭公元年：“子姑忧子皙之欲背诞也。”注：“襄三十年郑子皙杀伯有，背命放诞，将为国难。”《荀子·哀公》：“孔子对曰：无取健，无取詘，无取口啍。健，贪也；詘，乱也；口啍，诞也。”杨倞注：“诞，多妄诞。”由“诞”构成的复合词有“妄诞”“虚诞”“怪诞”等。英语 *slobber* 除上文列举的词义外，还有“把（工作）做坏，马虎地做（处理）”之义。可见，“流口水”，可以发展出“胡说”，指语言荒诞，如说“荒诞不经”；也可以发展出“胡来、胡为”，指行为的放诞，如说“行为荒诞”“行为怪诞”。此外，“诞”还有“欺诈”义。

（五）“口水”与“围嘴”

“口水”是名词，“流口水”是动词，在“‘口水’与‘吐（口水）’”条已讲明。流口水是不雅的行为，产生“呆傻”义也是很自然的。口水流出会弄脏口脸及衣物，如，英语 *slobber*，作动词讲，也有“流出口水；以口水（或口中溢出物）把……弄湿（弄脏）”之义。

流口水会弄脏身体或衣物，所以出现围嘴，以起到保护身体及衣物的作用。如，德语 *Triel* “嘴，口；腹，腹部”；*Trieler* “流口水的人；（小孩的）围嘴”。汉语方言中，“口水”跟“围嘴”也有语义关联。如，“颌水”，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晋语为“口水”，中原官话又指“围嘴”。“澆”，湘语为“口水，唾沫”，吴语为“嘴围”（许宝华、宫田一郎 1999:6620、7488）。

三 讨论与结论

（一）与“口水”有关的词语

1. “口水”与“鼻涕虫”

蛭，一种软体动物，外形像去壳的蜗牛，体表多粘液，头上有长短触角各一对；昼伏夜出，行走线路上会留下白色的粘液，干燥后熠熠发光。有的地方叫“鼻涕虫”，有的地方叫“蛭蛭（蛭蚰）”。汉语黄陂话“涎虫”指“蛭蛭，鼻涕虫”，转指“老黏糊、纠缠他人的人”。

《说文》：“蛭，虺蛭也。”段注：“今生墙壁间湿处，无殻，有两角，无足，延行地上。俗呼延游，即虺蛭，古语也。”又有“蚰”**luw*，见《方言》卷十一。疑“蛭”**lo*、“蚰”**luw*得名于“口水”，正可以对应藏文 *lu-ba*“咳嗽，吐痰”，*lud-pa*“痰，黏液”（包拟古 1995:5）。

2. “口”与“口水”

“口”可能跟“口水”有关系，类似的语义演变，可比较“鼻与鼻涕”“耳与耳屎”“生殖器与小便”“臀与粪便”（黄树先 2013）。

“嚙”**zruum*，《说文》：“嚙，小啖也。从口颯声。一曰喙也。”“口水”可能来自作“嘴”讲的“嚙”。如，德语 *Sabbel* “嘴”，*sabbeln* “[眨]（不停地抢着）说废话；流口水”，*Schnabel* “鸟嘴；壶、罐等容器的嘴；[俗]人的嘴”。

“汶”**mun*，《广韵·文韵》：“汶，黏唾。”藏文 *mur* 可以指“腮”（比如“鱼腮”）；*mur-mur* 指“驴马的上嘴唇”。藏缅语 **mu•r*（本尼迪克特 1984 #366）。韵尾 *-n ~ -r* 交替。

3. “围嘴”与“鸟的毛色”

“口水”可发展出“围嘴”义，“围嘴”义又可转指“动物身上类似围嘴一类的毛色”。如，英语 bib，名词“围涎，围嘴，围涎似的东西；围裙（工装裤的上部）；（鸟嘴下）形似围嘴的一撮羽毛”，动词“[古]饮酒，不停地饮酒”；bibber“酒鬼”。汉语用“裙”表示动物某个部位，鳖甲的边缘叫“裙”，陶岳《五代史补》五：“（僧谦光）对曰：老僧无他愿，但得鹅生四只腿，鳖长两重裙，足矣。”汉语黄陂话谓之“裙边”。

汉语文献中有两个词，词义似乎源于“围嘴、裙子”一类的比喻义。但是文献记载过于简略，语焉不详，附载于此，以备详考。

“纁” *zluuu，《说文》：“纁，帛雀头色也。一曰微黑色，如绀。读若谗。从糸，冕声。士咸切。”段注：“今经典纁字许无，纁即纁字也。《考工记》：三入为纁，五入为纁，七入为缁。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则为纁。纁，今礼俗文作爵，言如爵头色也。又复再染以黑，乃成缁矣。《士冠礼》爵弁服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头然。或谓之纁。依郑则爵纁纁三字一也，三字双声。《巾车》雀饰注曰：雀，黑多赤少之色。玉裁按今日验雀头色赤而微黑。（一曰微黑色如绀。纁，浅也。）前一说谓黑多，后一说谓微黑，不同。郑注《考工·巾车》谓黑多。注《士冠礼》谓微黑，亦不同也。其实雀头微黑而已，纁浅亦于双声求之，犹窃之训浅也。”结合前面的语义类型学材料，我们怀疑“纁”表示布帛的“黑色”义跟“围嘴”一类衣物有关。“纁”读若“谗”，“谗言”跟“口水”的语义关联，本文已作了详细分析。

“𧈧”，《广雅·释兽》：“𧈧，𧈧𧈧。”疏证：“《说文》：𧈧，鼠黑身，白腰若带，手有长白毛，似握版之状，类蜃蜃之属。𧈧，与𧈧同。《广韵》：𧈧𧈧似猿，黑身白腰，手有长白毛，善超坂绝岩。《玉篇》：𧈧，士绒切。𧈧，户吴切。《汉书·司马相如传》：𧈧𧈧黠蜃。张注云：𧈧𧈧似弥猴，头上有发，要以后黑。郭璞𧈧音谗。《史记》作蜃，徐广音在廉反，似猿，黑身也。《西京赋》：杪木末，攫𧈧𧈧。薛综注云：𧈧𧈧，猿类而白，腰以前黑。诸家或云腰以前黑，或云腰以后黑，或云黑身白胷。未知谁得其实也。”《说文》“𧈧”字下作“斩𧈧鼠”，段注谓：“诸家说其状乖异不同，其字或作蜃胡，或作𧈧胡，或作𧈧胡，或作𧈧𧈧。”是段王于“𧈧（𧈧）”义不甚明了。“𧈧” *zeem 又音“谗” *zruuum，根据读音，我们推测，“𧈧”可能跟“围嘴、裙”语义有关，或白或黑，其为“围嘴、裙”义则一。

因为材料有限，语义关联仅是一种可能，有待今后收集更多的材料，详细考证。

(二) 对“口水”语义演变的认识

本文选取“百词表”中“水”的一个下位概念“口水”，对其语义演变进行观察。对语义演变研究的相关问题及认识在此集中说明。

第一，词义研究的操作模式。我们梳理汉语“口水”义的相关词语，找寻语义演变，其操作方式有所创新。我们先从汉语内部材料切入，整理汉语“口水”词的基本情况。跟亲属语言进行历史比较，有助于我们认清汉语“口水”词语的早期形式。汉藏语言的历史比较，跟以往单个字词的比对不同，也跟我们以往“语义场—词族—词”的三级比较法有所区别（黄树先 2012b:6）。本文就汉语跟汉藏语系以及南岛语系的相关词语进行了比较。比较的初步成果，对深入探讨汉语以及亲属语言的历史和演变，不无裨益。

第二，跨语言的词义比较。跨语言的词义比较，是语义类型学的研究模式。语言的比较，

可以是历史的比较,旨在找寻语言的发生学关系,探讨语言的早期面貌。跨语言的词义比较,对研究某种具体语言,或某个语系,可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第三,历史语言学与语义类型学的结合。本文引进了语义类型学,在类型学的视野下进行历史比较。类型学的比较和历史比较,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模式,类型学的比较起源也相对晚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两种比较是平行发展的。梅耶(2007:1)曾说过:“进行比较工作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从比较中揭示普遍的规律,一种是从比较中找出历史的情况。这两个类型的比较都是正当的,可又是完全不同的。”罗曼·雅柯布森(2000:72-73)很早就意识到这两种比较方法应该是相互补充的,他在《类型研究及其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贡献》中对这两种方法进行了分析,然后引用格林伯格的观点,认为语言类型学研究可以助推历史语言学研究,“我们的预测力,因为在一个共时系统里,一些发展是很可能的,一些不大可能,一些可以排除掉。”“语言的重建状态与类型学发现的一般规则发生冲突,就会使重建出现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运用类型学发现的一般规律来检验重建的成果。对于比较的择词,也可以用类型学进行验证和评判。比如说,俞敏(1989a)拿藏文 rdo“石头”,对应汉语“投”,金文“殳”,象手持石。《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能投盖于稷门。”汉语文献中“厥、旻、磬”三个当“石头”讲的词,同时又有“投掷石块”的意思。还可以比较英语 stone,名词“石;碎石;圆硬似石之物,(尤指)(桃李等)核;结石”,动词“投石”。有了英语等语言的词义比较,再看俞敏(1989a)的比较,就信而有征,能使人信服了。

在历史比较中,将跨语言比较运用到语音、语法的研究中比较早,成果也比较多,但词义比较方面的讨论比较少见。本文把跨语言的词义比较跟历史比较结合起来,在同源词的择对上,跨语言的词义比较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第四,汉语方言是绝佳的传统学材料。在本文词义比较中,我们征引了不少的汉语方言材料。以往我们都把汉语方言材料当作汉语内部的语言材料。其实,方言材料也是我们进行跨语言比较绝佳的材料,这些材料的丰富是其他语言不能比拟的。跨语言比较中发现的各种语义演变模式,在汉语方言里均可以找见。也可以说,几乎每一种汉语方言里均可以找到人类自然语言的各种语义演变模式。汉语方言材料种类繁多,表达生动有趣。我们认为汉语方言特别适合做语义类型的研究。我们应该挖掘方言材料,编纂可供语义类型研究的大型方言词典(黄树先、吴娟 2019)。

第五,传统训诂学、文献学在历史比较中的作用。在本文的汉藏语比较及对包括印尼语在内的超大语系的研究中,都使用了传统训诂学、文献学的方法和积累的成果。我们认为,中国传统语言学源远流长,研究全面而持久,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发展到清代,中国传统语言学重视考证,学术界称之为“朴学”。朴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顶峰,段玉裁与王念孙父子是乾嘉时期最有成就的学者。乾嘉朴学跟现代语言学息息相通,形成了“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学术传统。这种务实求真的学风,一直是学术界的主流风格。以小学为基础形成的传统经学,是国学的基础,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认为,中国的民族语文研究,应该借鉴传统小学的精粹,形成民族语文研究的特色,使其跟汉语研究融为一体,使中国民族语言学成为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语言学的研究做出贡献(黄树先 2018;蒋绍愚 2019)。以往强调汉语的研究要从民族语文研究中吸收养分,这当然是准确的。但是如果汉语研究跟民族语研究不能相互交融,互相学习,都难以推进学科的发展。

第六,历史比较语言学与语义类型学在汉语词义研究中的意义。汉藏历史语言学,对于

汉语历史词义的研究，大有裨益。张琨（Chang 1977）指出“汉语史的研究已达到较高的程度，已构拟了不同时期的语音，并经过反复的校订，已经考虑到了较多的内部根据，但是外部根据还要通过同其他语言的比较，才能使这一研究达到新的境界，并从而使内部根据得到检验。”词义类型学研究，在训诂学、音韵学以及文献学研究中也有用武之地（张玉来 2018）。

第七，历史语义演变与语义类型演变的关系。本文梳理“口水”语义场词语的演变，使用的材料以印欧语的材料为多，汉藏语系的材料稍嫌单薄。近几年我们做比较词义的研究，在整理汉语内部材料的基础上梳理词义演变模式，除印欧语外，也引进汉藏语亲属语言的材料。可是我们发现，汉藏语词义的比较有点特别，值得引起关注。语音的比较表明，有些是保留原始语言的特点，有些却是各自语言的创新。词义会不会也有这种情况？即有亲属关系的语言，既保留原始语言词汇系统的某些义项，也有各自的创新语义。如，汉语“腹” *puk，缅语 puk⁴ “腹；抱，搂抱”；buuk⁴ “腹部；怀孕”；puuk⁴ “抱，拥抱”；phak⁴ “抱，搂抱”。汉语“腹”有“肚子，生育，搂抱”三个主要意思：“虚其心，实其腹”（《老子》第三章），此谓肚子也；《广雅·释诂》一：“腹，生也”，此作“生育”讲；《小雅·蓼莪》：“出入腹我”，郑笺：“腹，怀抱也”。又如，卢舍依语 pu·k 当“洞穴”讲（本尼迪克特 1984 #358），对应汉语“复”。“复”的“洞穴”义，后作“窰”，《说文》“窰，地室也。《诗》曰：陶窰陶穴。”可见汉语和藏缅语中这几个词都有“腹、抱、怀孕、洞穴”四个义项，问题是这四个义项是原始汉藏语就有的，还是后来在某个义项（如“腹”）的基础上各自产生的？这个问题值得继续研究（黄树先 2007）。另外，汉藏语系语言大多缺乏古老的文献，在田野调查基础上所编纂的词典，以中小型词典居多，所收录的义项偏少，不利于词义类型的比较。编纂大型的民族语文词典，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 [1] 包拟古. 1995. 《原始汉语与汉藏语》，潘悟云、冯蒸译，北京：中华书局。
- [2] 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印度尼西亚语言文学教研室《新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编写组. 1997. 《新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 [3] 本尼迪克特, P. K. 1984. 《汉藏语言概论》（内部），乐赛月、罗美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
- [4] 黄树先. 2007. 《比较词义的几个问题》，《汉藏语学报》（第1期）第127-1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5] 黄树先. 2012a. 《比较词义探索》，成都：巴蜀书社。
- [6] 黄树先. 2012b. 《汉语身体词探索》，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7] 黄树先. 2013. 《比较词义札记》，《语言研究》第1期。
- [8] 黄树先. 2018. 《汉语文与民族语文研究的比较》，《民族语文》第2期。
- [9] 黄树先、钱萌萌. 2018. 《段王学术风格略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
- [10] 黄树先、吴娟. 2019. 《论汉语方言的语义类型学意义——兼谈语义类型视野下汉语方言大型词典的编纂》，《语文研究》第4期。
- [11] 蒋绍愚. 2019. 《汉语史的研究和汉语史的语料》，《语文研究》第3期。
- [12] 罗曼·雅柯布森. 2000. 《类型学研究及其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贡献》，载钱军编《雅柯布森文集》，钱军、王力译注，第66-76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13] 梅 耶. 2007. 《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法》，岑麒祥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14] 施向东. 2000. 《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
- [15] 王 力. 1982. 《同源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 [16] 王 力等. 2000. 《王力古汉语字典》，北京：中华书局.
- [17] 邢公畹. 1999. 《汉台语比较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 [18] 许宝华、宫田一郎. 1999. 《汉语方言大词典》，北京：中华书局.
- [19] 俞 敏. 1989a. 《汉藏同源字谱稿》，《民族语文》第1期.
- [20] 俞 敏. 1989b. 《汉藏同源词谱稿（续）》，《民族语文》第2期.
- [21] 张玉来. 2018. 《20世纪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特点及其四个阶段》，《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
- [22] 郑张尚芳. 2006. 《汉藏两语韵母的正常对应》，《语言研究》第2期.
- [23] 郑张尚芳. 2013. 《上古音系》（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24] Chang, Kun. 1977. The Tibetan role in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48(1): 93-108.
- [25] Coblin, W. S. 1986. *A Sinologist's Handlist of Sino-Tibetan Lexical Comparisons*.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Words Meaning “Slaver” and Their Derivative Meanings

HUANG Shuxian and ZHANG Qian

[Abstract] “Water” is one of the core words in Swadesh’s 100-word list, and “slaver” or “saliva” is a hyponym of it, both being words of significance in languages. From “slaver” or “saliva” can be derived new meanings such as “nonsense” and “muddleheadedness”. Based on Chinese and by means of Sino-Tibetan comparison and lexico-semantic comparis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exico-semantic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ual field of “slaver” or “saliva”, which is instrumental to some extent to the historical comparison of languages and to the unraveling of lexical meanings in individual languages.

[Keywords] “slaver” Sino-Tibetan historical comparison comparative lexico-semantics semantic type lexico-semantic evolution

（通信地址：100089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